

芝麻开花

□如东 陈皓

周末回家，刚下车，蓦地闻到一股清幽幽的香气。抬头一看，原来是小院前的芝麻地里白嫩透粉的花儿开得正盛。唧唧嗡嗡的蜜蜂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不知疲倦地忙碌着，阳光洒在蜜蜂的翅膀上，就好像是它们在搬运阳光，使得这一刻的阳光动感而妩媚。

“丫头，什么时候回来的？”耳畔传来妈妈熟悉而温柔的声音。

“妈，刚到呢，这花儿真漂亮。”我答道。

“是啊，芝麻开花节节高，保佑大家生活幸福和事业兴旺呢。”说话间，妈妈把目光放在了花儿上，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般，眼神里充满了疼爱。

妈妈每年都会在房前或者屋后种上芝麻，她对芝麻有着偏执般的喜爱。

绿油油的芝麻地里，一米多高的芝麻秆茎，呈四方形，挺拔而立，蒸蒸日上，不斜视，不弯曲，更不枝蔓蔓，一如妈妈的说话办事，干净利索。深绿色叶子有规则地从茎上伸出，绿叶之间，芝麻花沿着茎杆自

下往上，由内而外，不急不缓，次第开放着。花冠五瓣合成圆筒状，唇形，淡紫色，有一节手指头那么大。静雅的花束，犹如串串铃铛，一只挨一只挂在茎秆周围，风从娇嫩的花上流过去，它便翩然摇曳，风情无限。铃铛内有四五个细如发丝的淡黄色花蕊，害羞般藏在里面，如果不凑近仔细看，是发现不了它们的。下面的花朵谢了，花蒂上拱出了绿果，新的花朵又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的主茎周围绽开，前仆后继，一茬接一茬，一波又一波地渲染着夏的诗意。

这大概就是妈妈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吧。我忍不住摘下一朵芝麻花，用舌头舔舔花朵根部，清爽、甜蜜。

芝麻花虽然开得节节高，所有的花朵却都是谦卑地向着大地，仿佛要摒弃一切虚荣、虚伪以及世俗的纷扰，张着小嘴巴，全身心地为下面的蒴果呐喊加油呢！芝麻蒴果有棱，基部钝圆，顶部有尖，紧盘着茎秆直立向上。一般植物都是一花一果，而芝麻却不同，每一朵花都会收获很多籽。随着季节的变迁，在阳光

的滋润下，芝麻蒴果会渐渐咧开嘴，向人们展示着这一年的成绩。打开蒴果，仿佛进入一个神奇的世界，里面别有洞天，密密麻麻井然有序地排列着芝麻籽，每蒴粒数多的可达130粒以上，少者也有40粒左右。那是汲取天地日月精华所凝聚而成，积蓄这一季的能量，只为圆一个节节高的梦。

经过一夏的酝酿，芝麻秆由绿变黄，便到了收获的季节。妈妈用镰刀割芝麻秆，然后轻轻放在旁边铺开的棉布上，在保证没有碎土混进的同时也确保不浪费每一粒芝麻，随后再拉回家晒干。晒干后的芝麻，只需轻轻敲打，一粒粒芝麻便喜不自胜地蹦蹦跳跳出来啦。在一道道繁琐的工序结束后，我们便可邀上陆游、白居易，一同咀嚼“胡麻压油油更香，油新饼美争先尝”和“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的生活好滋味。

“回来吧，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香喷喷的芝麻饼味儿飘来，妈妈的脸好像绽开的花儿，溢着幸福的愉悦。

游得好看一些

□安徽合肥 吴云飞

最初，我的想法是，只要能游起来就行，至于什么泳姿，游得怎么样啦，都无所谓。现在我不这么想了。这种想法上的变化是有起源的。

一个夏风宜人的晚上，我上完游泳课回来，换上干净的家居服，趴到床上，将脸深埋进枕头，享受着轻松的夜晚时光。

草绿色的棉布枕头柔软蓬松，散发出亲切好闻的气息。我的双腿无意识地向上收起，继而脚掌外翻，在空调吹出的冷风中，用力地向后蹬去。我在做蛙泳动作。然后，我突然想到也许我可以在手机上搜索一下游泳的视频。

然后，我就遇到了那个短视频。一位娇小甜美的女生在水中放置了摄像头，拍摄了她游泳的录像。她从六岁开始游泳，已经游了近二十年。

她穿着秀气可爱、白底紫花的比基尼。在梦幻蓝色的水世界，她潇洒自如地切换着泳姿，自由畅快地游动。纤细的胳膊轻盈地拨动着水流，

修长的双腿流线似的摆动，宛如一条游动着的乳白色人鱼，自然而妩媚。原来，游泳还可以游得如此优美呀。

在那以后，我提升了对游泳技能的期待，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

在我练习时，我的游泳教练会不断地提出一些纠正的意见，“收的时候要慢一点”“蹬夹要用力”“要收腹”“腰不能塌”。我总是点点头，伸直双臂，深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一头扎进水里，在清亮柔滑的水底，思索着教练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尝试，在无数次地练习中，慢慢去理解消化那些要点。

当然，有时候，教练也会说些表扬的话，或者赞许地点点头。我跟他说我希望他多提缺点，虽然我也喜欢听肯定的话，但我更需要不断地完善、进步。我知道，游得好看的一个基本前提，一定是动作足够标准。

我已经学完了蛙泳，现在在学自由泳。

我遇到了点学习上的困难。上半身放松，脚背绷直，膝盖不能弯，大腿带动小腿发力，连续地拍打水面。我总是不能很好地抓住动作的要点。身体不由自主就会紧绷，伸直的双臂也僵硬无比。自由泳的双臂划水动作是非常帅的，而我做不好。我总是忘记翻转手臂，或者在动作迟钝而又卖力地努力尝试转动手臂和肩膀时，整个身体也几欲一起侧翻过去。

但我不会放弃。在水中练习累了，我就到岸边，趴在黑色的垫子上，在空气中继续练习动作。

垫子被温热的空气蒸得发热，身体与之接触的地方温暖而又舒适。从我脸上滑落的水珠，清亮亮的，连绵不绝地滴到下方的水面上，发出啪嗒啪嗒的清脆声响，荡漾出细细的，闪耀着柔和光泽的水波。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沮丧、气馁。相反，我觉得很平静、很充实。我享受挑战自我的感觉。

送奶工

□广东深圳 张力

逢清晨或者傍晚，在社区总会看到一个蹬着自行车一路哼着歌曲挨家挨户送牛奶的工人。

送奶工五十岁光景，头戴红色宽檐遮阳帽，脖颈挂一条雪白的满是汗水的毛巾，上身穿浅绿色T恤工作服，下身着五分半短裤，脚套米黄色运动帆布鞋。他的自行车很独特，一款黑色老式28寸横梁凤凰牌。后车架上兜载着码了三层筐筐，筐子填满了小盒装的鲜奶。无论晴天、雨天，载货的自行车总是保养得洁净锃亮。此种自行车，身架结实耐用，儿时常见乡镇邮政人员通勤专配。如今再见到它，感到些许亲切。

他时而佝偻着背，身体向前倾；时而临危端坐，两眼炯炯，双脚匀速地蹬着自行车踏板，刚劲有力的双手掌控着车把前行。像娴熟且谨慎地掌控着生活这辆单行的车负重行驶在人生道路上随时偶遇到的滑

坡、土坑一样，须保持稳当、平顺。

每次自行车驶入社区路口，送奶工放缓车速，扯着粗犷的喉音，恣意地吼上那么几句有年代隔阂的流行歌曲。间歇插入一句男高音：牛奶！牛奶又来——了！声调应和、嘹亮，衔接得毫无突兀感。或是听到那标志性的声音吧，有预订牛奶的居民早已在楼下等候领取派送的奶制品了。有好事之人，撞到送奶工老不忘对他的歌喉揶揄一番决不离去。他会付之一笑。顽童爱冲送奶工扮鬼脸，他则用更夸张的扮相予以回击逗乐。凡此种种，他率真和悦的性情，与居民相处得十分融洽。

送奶工蹬着老式自行车，哼着略带滑稽的跑调歌声，穿梭劳作在社区拐弯抹角的巷子里，给碌碌庸庸的日子平添了一道和谐的景象。

我时常想，这样一个乐天的人，他是真的快乐吗？他对工作和对生

活的态度是一致积极的吗？他呈现给接触到的人是真实的一面吗？我所熟悉的陌生人，他的自行车承载着的是生活压力的重担抑或是装载着幸福的希冀？听着他浑厚渐变沙哑的歌喉，看到他吃力地踏着单车起伏摆动的肩膀，挥甩毛巾擦拭脸庞的汗水，我莫名地心生酸楚。那是一个为人之子的背影，一个为人之父的背影，普天下众多碌碌无为、不辞劳苦的身影。他总在庇护着内心至臻挚爱的东西，他会穷尽气力，但一往情深的用意不会枯竭、衰老。如此想来，又怀对伟岸的背影感到无比慰藉。

好多年过去了，当我的人生之旅到达某个阶段时，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位送奶工人。他欢乐着的、悲戚着的情感，都杂糅在一腔升腾跌宕的广阔音域里。那豪迈的声调，回荡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巷尾，经久不息。

凌霄

□南京 孙晓庆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当年舒婷那首脍炙人口的《致橡树》，让尚不识凌霄的我，对它留下了一个不敢恭维的印象。

涉世渐深后，我逐步意识到，喜好缠绕大树、攀附高墙的，又岂止乡野间和庭院中的凌霄呢。

数年前，我曾在某知名晚报上读到过一篇关于凌霄的短文，短短的七小段千把字，引用古今名篇佳作共有四处，再细数一下抄录的原文竟然多达两百余字，超过五分之一的篇幅，觉得如此大篇幅的抄录似乎有些过分了。也曾揣度作者意欲何为？莫非是为了显示自己功底深厚，古今中外名篇佳作皆烂熟于心，用时便信手拈来；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文章妙笔生花，堪称不同凡响之佳作，可与经典传世之作相提并论。

我对这样的为文风格实在不敢苟同，觉得它或多或少地存有攀附古今中外名家经典高枝，以此来抬高自己及作品，引起编者和读者关注，博得他人赞许之嫌。

嫌疑。这难道不是沾染了凌霄喜好攀附的习气吗？有人对此颇有看法，某日报去年初刊载的《我们为什么热衷傍“名人名言”？》一文，更是将这种做法视为抄袭“名人名言”，是一种败坏文化风气的行为。

其实，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数据挖掘等技术的普及应用，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如今能博引据典者，未必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大学问者。

在我看来，写文章应当把更多的笔墨用来表达作者自己的真情实感、真知灼见，当然适当引用前人和他人的经典也未尝不可。倘若过多地套用前人和他人的现成文字，岂不成了“爬格子”的凌霄了？

为文尚如此，做人亦当然。

任何人若要立足社会，必然要依靠自身的努力。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总想着能抱上条有脚力的粗大腿，顺着往上爬。热衷攀附权贵者，终究摆脱不了依附他人、丧失自我的结局。

市井蛙鸣

□河北廊坊 靳小倡

“呱呱，呱呱呱……”那天下班回家，走进小区的一刹那，我几乎怀疑自己的耳朵：怎么可能，在这个水泥浇筑了每一平米土地的小区里，居然会冒出这么清晰的蛙鸣？

我循着青蛙的声音，在那片储藏间和商住楼间的空地上走了一段。经过每一家的储藏室时，都在门外伫足片刻。

终于发现，蛙声是从一个下水道的窨井盖下面传出来的。下水道里怎么会有青蛙呢？我又走了几步，心里豁然开朗：前面是一家饭店。这青蛙，一定是漏网之“蛙”，一定是从它一大群被刺穿大腿、圈在一起的同胞中逃脱出来的一个。

从此，每一天晚上七八点钟，我都会扔下手头的琐事，专门留出一段时间来谛听它。而青蛙不负我，天天非常准时地在这个时间放歌，热烈中夹着一份寂寞，豪放中掺着几许萧索，“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一天晚上，邻居7岁的儿子要跟我一起玩儿，便带他去了。那小伙伴的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职员，很是精通电脑，夜夜上网到深夜。闲聊时我说起近来出现在小区里的青蛙声，他两眼一片疑惑：是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呢？这下轮到我惊奇了：没听到过？那么响亮的叫声，持续时间又那么长，你居然没有听到？“没听到。谁会在意一声蛙鸣。”他很淡定。

楼下住着一位靓女，是两家

服装专卖店的老板娘。她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家，正是蛙声如雷的时间段。偶尔一个机会，听我说起小区里有蛙鸣声，她瞪大了那双睫毛长长的眼睛：“真的？恶心死了！我见了这种东西就起鸡皮疙瘩！”

直到那一天，我到楼下去冲开水，碰到那个开锅炉卖开水的老人，他的锅炉间离青蛙所在的那个窨井不到三米远。冲开水的时候，顺便问了他一句：有没有听到青蛙叫？没想到他一听就怒气冲冲：“听到了，吵得我觉也睡不好，烦都烦死了！我都撬过好几次窨井盖了，该死的，那么紧，撬不开！”

青蛙声还是一阵阵地在这市井之地传布着。只是，热烈和豪放逐步式微了，寂寞和萧索渐渐增强。“呱呱，呱呱……”连着三个“呱呱呱”很难听到了，经常叫两声停一阵。

我很感激它，这市井中的蛙鸣。我借着它的叫声，一次次回到我那风流云散的童年，那野草一样在我故土芬芳的阳光空气和土壤里自由拔节的童年时光。

我并且还想：它肯定也一次次地乘着自己声音的魔船，回到了那片水儿清浅、荷花飘香的故土，回到了那个兄弟成堆、姊妹遍地的家园……

终于，有一天，蛙声彻底消失了。整个小区回到了它静如止水的正常生活。

只有一个人，为这只不合时宜的青蛙伤心了好一阵。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394号

投稿信箱:xinfukan@126.com